

豐臣秀吉目次

第一章 秀吉之系統及幼時之生活

第二章 山崎之役

第三章 賤岳之戰及小牧山之戰

第四章 薩摩之役及小田原之役

第五章 朝鮮之役

第一節 秀吉修兵備

第二節 清正行長蹂躪朝鮮

第三節 碧蹄館之戰

第四節 晉州之役

第六章 朝鮮之再役

第一節 和議之破裂及諸將之侵入

第二節 蔚山之戰

第三 新塞之役

第七章

論征韓之役

第八章

秀吉之逸事及雜聞

第九章

秀吉之逸事及雜聞

第十章

名古屋城壞古

豐臣秀吉傳

第一章

秀吉之系統及幼時之生活

大英雄之躍。大豪傑之動。莫不關係一代之時勢。影響一世之氣運。法蘭西革命之風雲。驚而生拿破侖。第一世亞米利加。獨立之鮮血。漲而生華盛頓。蒙古鞭。當羣雄吞噬之時。而有成吉思汗。中央亞細亞。值形勢分裂之際。而出鐵木兒。舉皆如是。而我日本豐臣秀吉之出現。亦自應仁以來。風雲迸裂。遂生斯一大偉男子焉。

豐臣秀吉者。尾張愛智郡中中村人。或稱爲銀杏村人。

父木下彌助。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天文正年正月朔。舉一男兒。卽豐臣秀吉是也。

太閤記考異云。尾張愛智郡之中。有上中村。中中村。下中村。三鄉。秀吉乃生於中中村也。

又云。天文五年丙申正月朔日出之刻誕生。因其貌似猿。命之曰猿。後改名爲藤吉郎。日本外史及其他諸書。皆言秀吉之母。夢日輪入懷而有娠。故名爲日吉丸。然此等無徵之說。皆不足信。

秀吉生而聰明。敏捷過人。年甫八歲。卽失父。其母乃挈秀吉寄食於邑人。

太閤記考異云。秀吉有姊號瑞龍院。與秀吉同產於中中村。先爲山州北山村雲建日蓮宗之住持。後嫁於三好武藏守。改名武藏法師。生三子。

又云。秀吉之眞父。號木下彌助。中中村之人也。任於信長之父織田信秀。以天文十二年而死。

適同閭有稱筑阿彌者。爲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協議。納爲秀吉之繼父。

太閤記考異云。秀吉之母。乃同州御器村人。嫁右衛門木下彌助。生瑞龍院。與秀吉。彌助死去之後。養育二子。居住中中村。村人媒諸筑阿彌。又生二子。筑阿彌於文祿二年七月死去。營東山高臺寺。故葬於此。(時秀吉五十八歲也)

又云。織田信秀之同朋。有稱筑阿彌者。中中村人也。因病氣引籠於舊里。里輩挨撈之。而入彌助故宅。令娶爲後室。又生男女二子。所謂秀利等是也。太閤記以秀吉爲筑阿彌之子。乃繼子非實子也。

筑阿彌生子後。欲以秀吉爲僧。託於邑傍光明寺。秀吉個儻不好誦梵。每聞人之談武事。輒傾聽之。一日慨然曰。僧乞丐之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此乞丐爲。自是任意遊嬉。每與人爭。輒毆擊之。欲使僧厭苦己之所爲。僧遂議逐之歸家。秀吉聞之。乃大言曰。爾果逐我。則我且焚寺。悉擊殺羣僧。僧頗恐之。乃托事辭謝。與衣物禮歸之。時秀吉年甫十歲。繼父家貧。以漁鱸爲生。不能共存。復使傭爲人奴。然皆數月而去。

秀吉年十六歲。赴遠江爲松下之綱之家僕。之綱喜其爲人。每事使之。命名曰與助。

太閤記考異云。秀吉十六歲。乃天文二十年春。出中中村。因父死後無餘積。遂到清州調針。以其所得。易食與草鞋。又到遠州濱松之町端牽馬川邊等。

處。

又云。爲遠川濱松之城主者。飯尾豐前也。

（今川家之幕下）

其住守技藝久能要害

之松下加衛兵時。或趣於濱松。於路次見秀吉。大奇之。以其形非人非猿。因

問之曰。汝從何國來。猿答曰。自尾張來。又問幼少而來遠境。何所事事。答有

官仕之望。加衛笑曰。可仕於我否。猿曰。諾。遂偕之濱松。對豐前。令見之。豐前

命子女悉出見之。有在側者。見其似猿。而與以粟。乃以口去其皮而食之。其

顏全體如猿。居久之。漸被親愛。得紬小袖并袴等。令沐浴着之。其骨體異素。

甚清麗也。加衛兵始猶置諸部屋。後引而令近侍。小大爲一。無不叶心。因使

之任納戶之出入。先輩等惡之。構種種之奸佞。加衛兵寬仁善下。故加憫憐。

罔敢讒間焉。

已而秀吉去事織田信長。自此以前。信秀死。信長嗣之。攻畧四隣。威名日著。秀

吉以爲方今之天下。非信長不足以成我功名。乃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待信

長之出。跪謁道側曰。臣之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之奴。臣幼流寓於他方。不能

自達於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之。笑曰。汝之面似猿。其心必敏捷。乃收爲奴。以其爲筑阿彌之子。呼爲小筑。亂世之時。豈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秀吉之眼。光亦誠銳利哉。

太閤記考異云。當秀吉出久能而至於清州之時。信長之小人頭有云一若者。乃秀吉之故交。故秀吉先來於一若宅。一若見之。驚而問曰。此三年何幹。秀吉答曰。不過爾爾。一若曰。汝之母常歎汝之不見。急往則見之矣。秀吉見其母。母悅無限。具言兒來皆賴一若。當釋草履。被塵垢。伏拜小人頭焉。

秀吉常捧鞋以從。奉事甚謹。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秀吉輒從之。如此者數次。信長稍稍親近之。明年。信長所居處之清州城壁壞。以百步計。命吏發卒補繕之。彌月不成。秀吉適從過城下。仰視而嘆曰。噫。危哉。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秀吉面語曰。小筑。汝欲何言乎。秀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秀吉乃曰。方今君之國。東有今川武田二氏。西有齋藤淺井六角諸氏。目窺我隙。然其弛備如此。非有爲君謀不忠者乎。信長默然。已而歸舍。召秀吉

曰。使汝司工事。能速竣否。秀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秀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從屬聽僕之命。吏意竊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管也。秀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自獎勵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實永祿二年也。

三年。秀吉復上言曰。清州城乏水。不若徙小牧。便。信長意已欲之。而以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乃叱曰。猿奴何知。敢進妄言。其罪當死。凡秀吉進言。輒被叱斥。衆乃自笑之曰。彼之面顏何厚耶。然秀吉毫不爲意也。

信長有二士。一名前田利家。一名淺野長勝。皆與秀吉相善。淺野氏亦中村人。杉原某養二女。利家悅其長安。欲娶之。女不肯。淺野氏患之。秀吉乃權謂利家曰。子舍之。吾已通。利家笑曰。吾未知之也。若然。則子何不速婚媾。秀吉不辭。遂因柴田勝加請之於信長。而允。秀吉時貧甚。成婚之夕。夫妻布囊於簀而坐。以瓦缸取盞相酬。然妻知其非常人。事之甚謹。後淺野養近江之人安井長政。

爲子。以其小女爲妻。於是淺野加藤副島小出諸人皆以外戚屬於秀吉焉。

太閤記考異云。爲秀吉本妻者。同國津島淺野又衛門之姪也。父不髓。母乃同國朝日村之人。仍稱朝日殿都。兄弟三人。嫡者男子。號木下肥後守。中者女子。諱奧。法號長院。淺野彈政妻也。第三者女子。卽秀吉之本妻。諱子彌彌。御料。人後稱政所殿。諡高臺院。位牌在高臺。

六年夏。信長閱兵於清州。以藤吉爲將。秀吉部勒指麾之。如老於兵法者。九月。信長出舍於州股。近臣福島某失其刀筭。意疑秀吉。秀吉急赴津島市。密懸金購之。俄有一卒。束鬻刀筭。秀吉驗之。則盜刀筭者也。乃縛之。俟信長還時。携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其故。秀吉對曰。臣唯赤貧。故爲人所疑。信長憫之。爲償具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常慮薪炭費之多。命秀吉司之。費減十之七。因試之以數事。皆有效。然未使將兵。秀吉一日私製旗幟。集少自從。信長見之。怒其妄。命斫其旗。秀吉意氣自若也。

當是時。信長已克今川氏。定尾張。更攻齋藤氏於美濃。踰州股而交兵。會諸將

築壘於河西。欲謀一將以守之。諸將皆自危。無敢當者。信長密謀之於秀吉。秀吉對曰。入孤壘。敵地。我兵不必宜。不欲往。卽往亦不明其地理之險易。則一敗無復往者。不若募其土人而用之。臣嘗寓於美濃。有與其豪傑大盜相識者。宜誘以爲我用。因屈指舉其姓名。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梶原隼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屬可得千三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今使誰將。秀吉曰。臣願當之。信長許之。元年正月。發兵築壘。數日而成。於是信長授秀吉以甲士五百。戒遣之。秀吉卽招集其所識者。壘兵忽達於三千。時敵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率挑戰。秀吉不敢出。聚其衆而議曰。敵兵疲矣。彼以我爲怯。不復設備。可襲破之。乃命小六等將數十人。襲敵城。戒之曰。毋使敵尾入我壘。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僅可容二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秀吉曰。前言者。乃主公之意耳。不行。危道。烏足以成大功。欲自固而棄士。非吾之所爲也。公等勉之。衆皆踴躍前競。大獲而歸。乃致首虜於信長。信長以一旗賜秀吉。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者。正此時也。

美濃之豪族大澤某。據宇留門城。常爲信長之大患。秀吉以奇計降之。携謁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者叛服無常。不若速殺之。秀吉對曰。叛則誅之。今無故而殺之。則無復來者。信長不聽。秀吉歸於舍。不佩刀而召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質。大澤卽亡去。諸豪傑聞之。屬於秀吉者多。竹中重治精於兵法。以從齋藤氏。不遇而來屬焉。

十二年。將軍足利義昭謂信長曰。子爲吾置一智勇兼備之將。以鎮京師。信長乃命秀吉。秀吉詣足利氏。面謁義昭。裁斷京師之事。機敏果決。應對如流。事無不立辦者。元龜元年。四月。秀吉從信長擊朝倉義景於越前。以功食愛智川三萬石。六月。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於姊川。累年不決。天正元年。以信長之命廢將軍義昭。徙之於若江。時淀城爲義景守。而不下。秀吉赴說而降之。八月。義景滅。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秀吉之拒二氏於茲有年。且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管畿內。以功賜淺井之地十八萬石。

明年。秀吉築長濱而居。三年。改氏爲羽柴。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瓠爲馬表。而每

一捷必加一瓠。嘗曰。吾必積至千。因稱千瓠。織田氏之出軍。桐號金瓠。至敵兵望見而避之云。

秀吉前後加封。至於二十二萬石。於是私與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寬大而內猜忌。吾受大封。必不能全終。因從容謂信長曰。臣請以次郎爲子。以臣之祿讓之。信長喜。乃以少子秀勝爲秀吉之儲子。

第二章

山崎之役

進動不已者。天下之勢也。變化不測者。天下之機也。非達觀乎勢者。不能用機。非用機者。不能達觀乎勢。自古英雄取天下之術。必用機。以制勢。高祖之破項羽。不在垓下之役。而在入關中之時。曹操之不能有天下。不在赤壁之敗。而在據兗州之時。嗚呼。一勝一敗。在機一轉。我日本猿面漢秀吉。吞天下之機。實在山崎之役也。山崎之一戰。實秀吉用機之一大活劇也。

當是時。毛利氏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又以備前美作附之。其勢頗

熾。信長決意西征。天正五年。以秀吉爲大將。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以中國與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夫援兵。依請遣之。秀吉拜命對曰。君不以臣之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豈敢不竭力。臣辱記幟之賜。是君使臣得專制之權也。誅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平定中國。在臣之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島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平定。則願以封此輩。臣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已下。願賜其一歲之收入。蓄糧。創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之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明國。庶幾倚君之威靈。席捲明土。合三國而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決臨機事。於是秀吉率兵而征。毛利氏聞之。集兵而守。自是兩軍攻城野戰。互有勝敗。遂以五歲。戡定播磨。備前。美作。但馬。因幡。五國。八年十二月。赴安土。卽夜謁信長。信長呼進秀吉。撫其面曰。汝之面目。非復昔日之藤吉。明日我以客禮饗汝。且日。秀吉所獻寶刀一。鞍馬百。方物五千。布施蔽地。信長自城樓視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饗而遣之。十年。秀吉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而

降之。遂攻冠山。已而冠山之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而圍城。城傍之平田池。沼極多。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於蚌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於是毛利氏之將吉川元春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於廂山。毛利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以當之。益使築防。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雖數挑戰。秀吉祇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自信長曰。城之陷沒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兵。不出一歲而中國可盡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祥友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於本能寺。將親繼之。初。光秀怨望信長。至此亦不欲往。信長迫遣之。歸於丹波。使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水漸數尺。東西之軍相去百步許。毛利氏聞東軍大舉而至。遣使議和。秀吉未允。俄而天地一轉。日月昏。山河裂。電卷雷走。信長弑死之。告報使秀吉忽決進退。

之機。六月、京師之使者宗仁上變報曰。光秀叛。以丹波之兵圍信長於本能寺。遂弑之。秀吉聞之。心雖竊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隄防。是日城陷。守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未去。明日遣使來申前議。秀吉却之曰。當待明日。始可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信長之變故。使返報曰。事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不若今日。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之於諸將。諸將皆曰。與信長和耳。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之軍情沮廢。危疑紛起。乘是時而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也。機豈可失耶。小早川隆景有見識。獨排羣議曰。吾之所見。異於此也。信長之死。非天之幸我家。乃幸秀吉也。何以謂之。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已極。天將生一豪傑。以統一天下者。此必然也。吾熟察秀吉之舉動。安得非此人耶。信長已死矣。其子弟將佐。孰是出乎秀吉之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秘而不洩。速成前議。今告以實。毫不隱蔽。任吾之從違。其度量豈可測耶。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則我曲而彼直也。讐我必

深。敢。死。來。戰。則。必。不。能。獲。之。苟。不。獲。之。而。使。脫。歸。則。異。日。霞。蒸。雲。變。我。豈。有。遺。類。耶。以。吾。計。之。不。若。從。前。約。彼。遭。際。禍。難。而。多。我。之。不。違。約。必。厚。遇。我。富。貴。功。名。將。欲。與。我。共。是。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而。講。和。且。弔。之。其。義。氣。足。多。也。如。此。

秀吉還師。欲討光秀。因乞兵於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之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決然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是時。光秀已弑信長及信忠。遂進而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上。屯於京師。施行政令。然織田氏之猛帥宿將。皆觀望時變。相伏而莫敢先發。秀吉已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示檄文於諸將曰。

明智光秀。蔑視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傾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

此恰如沛公弔義帝之喪。討項羽之檄文。楊誠齋有詩曰。一色三軍雪。染衣拔山氣。力陡然。衰可移。以評豐臣秀吉之檄文。

於是諸將帥盡會於尼崎。初秀光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於上杉氏。瀧川一益當於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於毛利氏。丹羽長秀助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成大事。則天下不足圖。至是聞秀吉在攝津。矍然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自至洞嶺。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於山崎。光秀諾之。分兵一萬六千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景順慶舉大和之兵萬人。軍於洞嶺。以爲其後援。黎明。秀吉統諸將。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時秀吉瞰天王山。指左右謂之曰。今日之戰。先獲之者勝。言未畢。敵之旗幟。朗耀翻天。而居於山。秀吉使岨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部下之兵。及堀秀政皆繼至。大叫奮擊。退賊而代陣之。已而友祥。信輝等。各各勇進。斬其三將。洞嶺之軍。不併力。一心以講拒之之策。徒

觀望勝敗之勢。不戰而走。秀吉追逃。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自戰。比田某諫之。勸入勝龍城。光秀惶惑。自失曰。勝龍城安在。比田騎而前導。纔達於城。時城兵離心。皆四散。所餘盡百人耳。卽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而北出。馳向坂下。至於小栗棧。爲土兵所刺死。秀吉已破光秀之軍。收信長之尸於灰燼中而殯之。進陣園城寺。遣兵誅光秀之子光慶於龜山。尋而光春等自殺。於是秀吉奏捷於朝。梟光秀之首於本能寺。去信長之死。實十有三日也。遂留而陣於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

夫信長父子被弑。其雄帥宿將。從於信長者何限。然無善看破未然之機。敢言振義旗以伸妙略者。柴田勝家。勇有餘而短於畧。前田勝家。智有餘而勇不足。其他諸將。皆躊躇觀望。而不知立大策。當此之時。洞察大勢。明揣活機。討逆賊。以號令天下。服人心者。唯猿面漢。能爲百將所不爲。此其後來所以能統一寰宇也。嗚呼。彼齷齪者。焉足成大事。碌碌者。豈可語雄略哉。

第三章

賤岳之戰及小牧山之戰

秀吉已誅逆臣光秀。威名隱然動天下。四方之兵士來聚於山崎者。凡七萬人。天子喜其功。詔叙於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敢拜。秀吉以信長之繼嗣未定。與諸將領共會於清洲。八月。以信忠之遺命。立其長子信秀。居於安土。信雄攝之。柴田丹羽池田羽柴各置吏於京師。信雄以下。各分遺物而領之。秀吉以自己平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皆爲其有。遂不復受分地。時勝家之威望超於諸將。號曰鬼柴田。一日在宴放謾。以言挑秀吉。後諸將各就其國。秀吉亦與池田信輝共歸於攝津。

十月。朝廷詔叙秀吉於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秀吉自爲喪主。使弟秀長率卒萬人監護之。已而三氏皆罷。其吏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雄協心。以佐信秀勝家。心懷忌嫉。信孝亦與信雄爭權。交相爲痛。於是信孝遂與勝家一益及佐佐成政等共圖秀吉及信雄。約期並起。信雄謀之於秀吉。秀吉直先出兵伐美濃。信孝佯請和。秀吉取其子爲質。而還山崎。

勝家欲出援信孝。阻於風雪而不能。乃謂不若與秀吉佯和。俟來歲雪融之候。出其不意而攻之。遣使於山崎。請輸欵釋憾。共輔幼主。秀吉許之。左右謂曰。彼欲忘我而來襲耳。吾且破其膽。十一月。引兵至長濱。招降守將柴田勝豐。益築城堡。備糧仗。以拒越前之衝路。十一年正月。至於安土。議於雪未融。破一益。雪已融。圖勝家。乃徵內外之將士。會於草津。部署兵七萬。爲三隊。由三道以入伊勢。攻一益。勝家聞之。蹶起南出。二月。使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於柳瀨。秀吉乃留蒲生氏鄉以下七將當一益。自率諸將赴於柳瀨。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乃勒兵爲十三隊。據湖山之形勢。至於柳瀨。堅我之兵壁。而不出。四月。信孝復舉兵而應勝家一益。秀吉復率兵攻信孝於岐阜。當是時。中川清秀之砦。賤岳之麓。位於諸砦之後。去敵最遠。而其備最不固。佐久間盛政知之。與其從弟砦田勝政。共至拂曉。嶽麓。適清秀之馬卒。飲於余吾湖。盛政之先鋒斬之。進逼清秀。清秀逆戰不利。遂死之。盛政徂勝。留而不還。勝家再三遣使召之不從。

午時警報達於秀吉。秀吉方食。直問使者曰。盛政退未也。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已得大勝。乃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之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者。凱旋賞之。遂使堀尾吉晴當於岐阜。自提輕兵一萬五千。疾馳比及藤川。而日已落。暮色蒼然。忽見熒熒之猛火。焦天無山。無谷。燭照靡遺。餉者踵至。兵皆立食。北軍色然驚曰。濃路諸山。炬火如月。是秀吉來也。盛政聞之。將乘暗拔軍而退。適月色大懸於天。光同白晝。秀吉之軍勢。銳氣方盛。進躡其後。盛政引兵而上。陣於岳北柴田。勝政在岳麓。將合之。然金瓠馬表已在岳南。銃丸如雨。炮聲雷驚。霆震。勝政之兵立死者二百餘人。其陣亂。其隊崩。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喜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屋武則片桐且元皆踴躍競進。猛厲如虎。遂大破北軍。擒勝政。進追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逼勝家。史家稱之爲賤岳之七槍。

自此以後。勝家聞盛政等之敗。馳還北莊。秀吉長驅追走。諸城望風解散。旦日。秀吉至北莊。使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某人縛盛政。及勝家之義子權六。獻之。

於麾下。秀吉視諸城中勝家遂自殺。

秀吉引兵徇北莊加賀能登各處。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近畿粗定。山陽山陰之將士來尋舊盟。上杉德川皆遣使賀戰捷。十一年六月。秀吉叙於從四位下。任參議。

秀吉已滅柴田氏。威望日隆。信雄心不能平。其部下有饒將數名。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等。秀吉皆厚遇之。而啗以利。三人皆從之。雄利陽許而陰告信雄。信雄怒。殺三人。請援於德川家康。自是秀吉又與德川氏構兵矣。

秀吉率兵東下。至於犬山。與家康信雄兵合陣於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遣書挑戰。德川氏不肯。四月。池田信輝自請從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秀吉乃許之。信輝率其二婿秀政長及三好信次等以赴。臨發。秀吉誡之曰。毋侮敵。而輕進。毋恃繇。而不備。信輝進拔岩崎。或人走告諸家康。家康與信雄窺其懈。襲擊之。破於長湫。而殺之。其將佐曰。秀吉敏於兵機。今必來。乃收兵而退。秀吉

得敗聞奮袂而起曰。敵亂次而來。吾迎而疾擊。則可以鑿之。急將精兵二萬。至於長湫。則敵已退入小幡。秀吉隨欲攻之。稻葉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參河之將士爭請襲秀吉。家康不肯曰。秀吉雄畧。不世出也。豈可徂勝而輕之耶。夜退。還於小牧。秀吉亦還於樂田。五月。留諸將守樂田。自往來於伊勢尾張之間。修諸城砦。陣於羽津。信雄陣於桑名。君臣猜忌。軍中一日四五驚。秀吉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爲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然諸郎聽細人之說。遽欲害我。我不得不起而與之較。神戶君信孝已不良死。我至今悼之。爲我謝北畠君信雄。盍捐細故而共富貴耶。二人往告諸信雄。信雄許之。相見於矢田河原。和成家康遣使賀之。尋以其子秀康爲質。

初。秀吉之東也。南海之盜。數攻岸和田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畧定四國。發兵援之。竊窺大坂。十一月。秀吉進於從三位。任大納言。十三年正月。進於正二位。陞內大臣。於是秀吉議用兵於南海北陸。先攻南海。降巨賊根來雜賀。尋而長曾我部元親納降。削其封三國。南海盡定。

自此以前。秀吉相地形。謂京都山勢逼塞。不便運輸。且地不可列邸第。不足待諸侯之會同。大坂形勢。占八州之中。河海襟帶。有四通五達之便。乃大築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比及鳩功。殿宇壯麗。塹壘堅固。號爲古今天下第一。

第四章

薩摩之役及小田原之役

初、秀吉起自微賤。無姓氏。稱爲平氏。又稱爲藤原氏。至是欲爲征夷大將軍。右大臣藤原晴季固與秀吉善。乃爲謀曰。故事。大將軍非源氏不可也。宜爲關白。時藤原昭實關白也。晴季諷使辭官。以秀吉代之。朝廷詔許之。秀吉入朝謝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又以其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施行政令焉。

八月、秀吉自率卒十萬北伐。一舉而降佐佐成政於富山。進入越後。見國主上杉景勝而修盟。尋略飛驒。滅國主姊小路賴綱信濃之豪族。眞田昌幸亦通款。

秀吉遂圖關東。於是德川氏北條氏皆懼。約從。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顏曰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巡幸。率諸侯朝之。是歲以妹女妻於家康。

自此以前。豐後國主大友義領。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爲島津義久所侵略。並請援於秀吉。義久性傑邁。起自薩摩。連蠶食九州。勢頗盛。於是秀吉將欲西征。下教列國。修兵備以待命。遂遣書義久曰。關白問爾。何以不朝貢。何以坐取官爵。何以縱兵出攻略隣國。義久得書。拋之於地曰。我族國於此十四世矣。促朝貢者。獨有近衛氏耳。猴冠者。敢欲屈致我耶。遂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秀吉得其報。大怒。終議西征。遣使促家康入朝。家康尋至京師。秀吉就其館。握手而欸語。遂呼酒以盡歡。二人和親全成。

是歲後。陽成天皇新立。十二月。詔秀吉任大政大臣。關白如故。於是秀吉奏請曰。臣徵島津義久入朝。義久不奉命。臣請自將伐之。乃令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於大阪。三月。秀吉自率諸軍發京師。兵凡十五萬人。所向無前。其拒者無不破碎。肥後之諸城。望風而解散。島津氏之將士。棄城而

去。秀吉謂諸將曰。吾征討僻遠之國。苟期盡之。其勢亦無不可。唯見我之狹量耳。宜優容以成大功。乃榜於衢路曰。名門故家。不爲敵所脅從者。及聚豪傑大盜之徒。而結黨者。一切皆宥恕之。令下。將士爭來降。軍中如市。進入薩摩。合兵臨於鹿兒島。義久畏怖。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誅不廷。欲使無遺類。然吾聞之。島津氏爲源右大將之遠裔。四百歲之名族。一日滅之。於吾心不忍也。乃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爲義弘嗣。

某書云。秀吉將出兵西征。先命仙石久秀爲賈人。入薩摩。寫圖所過山川城邑。以獻。秀吉揭之齋壁。坐臥就觀。以考進取方畧。秀吉思慮周到而無所遺。亦可想見。

秀吉凱旋。至大宰府。盡收九州之質子。大論功罪。賞將士。修西海之政令。七月。復命於京師。天皇遣使慰勞之。

十六年。秀吉奏請臨幸。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特

盛服侍御座之右。盡召天下之牧伯。使列於前。諸官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無敢或怠。皇家之邑。無敢或侵。關白所令事。無大小。無敢不奉。明日。饗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廢之。車駕駐驛五日而還。

當是時。秀吉之威令。幾遍天下。東北之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砦城。葦名。松前之諸侯。無不爭修使幣。獨北條氏政。倔強而不屈。伊達政宗。據於陸奥。出羽不肯降。秀吉遣人諭氏政曰。吾子布五世之勢。擅有八州。敢不修朝貢。不義也。今天子新立。天下人心嚮歸之。吾子宜速入覲。氏政與其子氏直議。不敢答。秀吉尋復遣人促入朝。曰。苟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遼遠。彼何輒來。想彼特能定畿內西國耳。自古有言。關八州可敵天下。且夫箱根。天險也。彼果來。我以八州之勁兵。要之於箱根。彼何能爲。昔平氏發大軍。攻源氏。非遂敗於惟惇乎。關白亦如此耳。氏政暗於大勢。亦不知立長計。自恃而不禮使者。秀吉聞之大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乎。吾將示我技倆。遂奏請討氏政。書遺氏政曰。秀吉起自微賤。爲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於馬上。已

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之恩眷。遂忝大政。大臣之任。佐天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七道之豪傑。爲我是靡。汝氏政負險恃力。敢不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有一違詔。勅而漏誅。罰者秀吉所恥也。汝修城池。勵甲兵。期年。吾將操王節。率諸軍以正汝氏政之罪。書至。氏政不以爲意。曰。彼欲以虛聲脅我。彼試來。大舉則無食。小舉則力少。故易與耳。秀吉令駿河越前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於京師。其遠於京師者。由便道赴關東。十二月。秀吉爲諸將帥先鋒。以使田昌幸爲山道之先鋒。

十八年。秀吉召毛利輝元守京師。使第秀長守大坂。使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率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於陛。拜辭而起。出關上馬。率卒騎十七萬而東征。部伍整齊。鎧仗鮮明。旌旗耀天。士民城不駭。囑氏政盡召八州之城主。集於小田原。遣親信之將帥。拒之於箱根諸城。自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秀吉至於沼津。明日自上山視城寨。卽夜下令。使諸將部署所向。以發已而諸軍前後相繼而會。四月。秀吉率諸軍抵於小田原。建牙於石垣山。夜令

萬卒築城。糊紙於壁。望之如聖。敵兵望見。驚以爲神。秀吉携家康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手中。不日取以與卿。家康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於小田原乎。曰。然。秀吉曰。不可也。我嘗察地理。自此以東二十里許。有地曰。江戶。襟帶山海。地闊土肥。卿宜居此。家康曰。謹奉教。於是諸軍圍城數重。小田原固守不下。秀吉命諸將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之妓樂。置酒高會。謹呼亘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困。家康初度大衆久屯。穀價必貴。乃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人皆服秀吉之善用人。當是時。豐臣氏之軍環城而陣。幾三十萬。山陵林麓。無處無兵。闕以東風聲鶴唳。降附相踵。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於軍門。或遣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政宗雖雄豪自處。然覘其勢而大懼。乃修使幣。就德川氏而乞降。家康戒使者曰。丞不可不來謁。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而不通。還自越後。信濃間行。而至於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之狀貌如何。曰。齡二十許。眇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營天下。雖遇方

絕域之人。無不來歸。汝嘯強北方。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輩名義廣歸心。王室。汝擅攻之。何耶。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討二本松氏。欲復父仇。又爲義廣所拒絕。故臣日夜攻擊。終不得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之事。及殿下東伐。始知天下之所歸。以是來謁。秀吉又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乎。當盡獻其所侵之會津仙道之地。不然。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討滅北條氏。而後見汝於戎馬之間。政宗曰。生死唯命。况邑土耶。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奧爲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此特村巷之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軍之術。因起引政宗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之曰。彼畿內之軍也。彼坂以西之軍也。彼海道之軍也。政宗唯唯。不敢仰視。政宗既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而赴於國。

是時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康。在小田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使彈正少弼父子助之。終降之。上杉景勝。前田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併降。降附者五萬人。又屠八王寺城。

於是八州之諸城大半皆破。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而視之。至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家康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矣。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柵於長康之營。置兵監護之。自是城內人人相疑者多。秀吉乃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肯之。七月。氏直遂出。至於德川氏之營而降。秀吉使氏政致城而出。因謂諸將曰。吾欲誅不庭之臣。今若釋之。則是失信於天下也。吾誅氏政。釋其餘。遂使氏政自殺。使石田三成齎氏政之首於京。梟諸一條戾橋。

秀吉舉北條氏之故地八國。賜之於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又舉德川氏之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之。秀吉怒曰。以卿之才。不足使爲民主。吾特以先右府之子而厚封之。而卿乃薄之乎。乃放之於秋田。

秀吉至於白河。伊達政宗等迎謁。東奧悉平定。秀吉使人檢陸奧出羽之地。以蒲生氏鄉封於會津。使鎮東北。於是靖州始一羣。雄悉俯伏於秀吉之下。

第五章

朝鮮之役

第一 秀吉修兵備

秀吉曾遊東福寺。見聖一國師之偉名輝於海外。奇蹟傳於後世。曠然長嘯。慨然浩歎曰。大丈夫當用威武於萬里之外。蹂躪四百餘州之山河。因而始有征畧朝鮮之志。

日本外史云。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鑣定。見源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惟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畧地。至明。若以爲何如。

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朝鮮界立其間。嘗奉朝貢於我。足利氏衰時。我西南有爲爾適之商人。及士民。數出沒於支那海岸。侵明境。明與朝鮮自是遂不與我通。然海賈之互市嘗不絕。我對馬島近邇朝鮮。島主宗氏置世吏於釜山浦。秀吉定畿內。橘康光嘗以通朝鮮之事情爲請。乃使爲使者徵朝貢於朝鮮。然不

得其要領而還。康光者對馬島領主之家臣也。及定西海。對馬島領主義調柳川下野調信遣之。使於秀吉而乞臣服。故秀吉自薩摩至於坂陣。留於筑前。筥崎。定九州法制之時。對馬島主義調携其嗣子義智而渡海。此時秀吉命義調促朝鮮王來朝。祝日本統一之舉。義調歸。誘引玄蘇與下野共入朝鮮之京城。而求前議。朝鮮王李昭乃使黃允吉金誠一隨之入貢。秀吉見朝鮮之使者。裁書以答之曰。我將率大軍假道貴國。以入明土。使一劍之霜。滿於四百州。今貴國爲前鋒。慎勿愆期。以軍出之日相見。且使調信及玄蘇等俱行。探其虛實。然不得志而歸。

按征畧朝鮮。本秀吉之宿志。其計畫着手。實以天正五年爲始。是年六月十五日。松平義行與秀吉書。於對馬領主義調奉命於朝鮮之時。謂宜示朝鮮拒命。當征伐之意。又韓人邦俊著有阮峯野史別錄云。萬歷十五年丁亥九月。平酋遣使求和。戊子春。平酋又遣對馬島倭橘康光來求和親。萬歷十五年。卽我天正十五年。然則秀吉之着手征韓者。可知實始於是年。其後經五

年始發征畧之師。秀吉於其間屢遣使者以政畧籠絡朝鮮。與朝鮮談判平和。以其兵爲前導。有直入明土之計畫故也。

如外史云。秀吉因喪其愛子鶴松主鬱憤而爲此舉。此後世臆測杜撰之說。不足取也。

朝鮮始懼。明亦聞之。而嚴武備。秀吉再遣義智於朝鮮促報。而朝鮮不報。義智忿然還於但馬。命悉撤釜山居留之民。館中闐然焉。朝鮮始驚。而日議守戰云。秀吉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然方今。外人有阻我王化者。吾深恥之。吾以內治委之於德川內府。及秀次。吾欲自將而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而入明土。彼若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盡略其土壤。建帝京於彼地。與諸君分之。豈不快哉。想事不甚難。吾已策定。卿等以爲何如。諸將未答。浮田秀家獨進而贊之。衆皆無異議。秀吉大悅。乃奏請下外征之令。造朦朧巨艦於伊勢。使九鬼嘉隆督之。尅期晨夜並作。列使就其國以修兵備。城行營於那古耶。踰年而成。

秀吉分朝鮮之地圖於諸將。分西南四道之兵爲八軍。以向朝鮮。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使黑田長政島津義弘福島正則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毛利輝元等繼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而綜率之。別置水軍陸軍。九軍凡十五萬。又團結游軍六萬人。以備後援。內大臣德川家康大納言前田利家等。從秀吉赴於那古耶。佐竹義重伊達政宗等隸於家康。皆爲其聲援。兵凡十萬。以明年三月。盡會於行營。秀吉上書讓關白職於秀次。自稱太閤。然至軍國大事。大小皆躬決之。

文祿元年三月。秀吉發京師。抵於安藝。祈戰勝於嚴島嗣。遂至行營。

某書云。太閤將發京師。親率諸將謁御香社。(神功皇后)獻長光寶刀而後發。據云。獻寶刀於神嗣以祈戰勝。當時之習慣也。

第二 清正行長蹂躪朝鮮

積痛未消。包瘡痍。十萬銳師。征異域。觀兵黷武。君勿咎。神后於斯。有生色。朝鮮征畧之舉。實足爲我日本帝國。大張氣勢。此舉實由豐公之雄略。遠圖固不必。

論。然亦日本男兒雄武之氣象。進畧之精神。發揮而來。以至於此耳。

桓桓之猛獅。赳赳之勇羆。競集者五十萬人。糧食亦副之。於是會諸將。議頒約束七條。各歸其陣。促軍裝。旦日。諸軍踴躍而發。那古耶。軸轡相望。旌旗朗耀。翻天蔽海而渡。抵臺州風來之時。急風轟然而至。爲之留者旬日。小西行長竊與義智議。中夜拔其軍。至於豐崎。黎明清正始覺之。大怒踵發。清正行長始不相容。至此益惡。行長促舵師冒怒濤。破激浪而進。船欲覆者數次。漸得達於釜山。行長使其兵上陸。生擒其守將鄭撥。分兵陷多大浦。西生浦。斬其守將興信。更進而圍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凡千餘級。擒其將宋衆賢。衆賢不屈。受刃而死。行長收而葬之。進屠梁山鶴院。分兵長驅。朝鮮軍孱弱。其防者無不破碎。恰如疾風之掃枯葉。慶尙古道頓時空虛。已而清正至於釜山。聞行長遠進。轉路而攻慶州。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所向猛厲。無前。敵軍當之。無不披靡。當是時。朝鮮王李昭驚警聞之。頻來。命李鎰申。出守險要。行長進至烏嶺。以敵兵要其險。長驅斬位。自東路進。清正自西路進。李昭以事急。乞援於明廷。分

遣王子徵兵於諸道。以守漢江。與世子共走於平壤。扈從者多途亡。比達平壤。而隨從者無幾矣。清正至於都城之南門。視其旗幟。皆爲行長之號。故不敢入。而陣於城外。

居十餘日。諸將皆至。元帥浮田勝家居於都城。諸將共議進取之方畧。時朝鮮軍之元帥金侁元退守臨津。呼副元帥申恪不從。獨恪留屯於楊州。與秀家之兵戰。破之。蓋我軍從航海以來。每戰皆捷。至是始爲韓軍所敗。申恪雖敗秀家之兵而有功。然以違其節度。故獲罪。命元將誅之。李昭得恪之捷報。遽馳特使命宥之。不及。

我軍已濟臨津。至於安城驛。探圖而定其所向。行長往平安道。清正往咸鏡道。長政往黃海道。各率其兵而進。時自國都至於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爲我兵所守。與行營通聲息。

太閤在行營。以捷報瀕至。慮明兵之來援。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率游兵六萬赴援。傳令賞諸將之戰功。是時伊達政宗亦請俱航。

清正已向咸鏡道虜安城之民使爲先導。至於永興。聞二王子既遁於咸鏡北道。大喜。遂留直茂等守永興。而自以輕兵兼行十數日。至於鐵嶺。北道之兵擒韓克誠。焚城。追王子而赴於會寧。又行長。徇平安。進至大同江。遣人報於國都。曰。太閣之志在伐明。如平壤則定之在旦夕。全軍當越鴨綠江。長驅而入北京。以逞我志。秀家以爲輕。進而入明。恐絕其歸路。固止之。

六月。朝鮮王李昭以平壤難保。告急於明。欲自來寧邊入咸鏡。途聞清正在其境。又逃義州。我軍入平壤。取糧穀十五萬斛。是時行長日待舟師之來會。自此以前。水軍之將九鬼嘉隆欲會陸軍自全羅海出黃海道。全羅水軍之節度使李舜臣據於山島。勇敢而善戰。我軍爲之所敗。來島康親死之。脇坂安治苦鬪力拒。多喪士卒。乘單舸而僅得免。我水陸之軍。因相離隔而不得合。

第三 碧蹄館之戰

初。明之神宗聞朝鮮危急。召大臣而問計。皆曰。朝鮮者明之屏藩也。苟不援之。則折入日本。其不利不堪言。神宗從之。使副總兵祖承訓游擊將軍史儒算率

兵三千救之。行長迎戰。一擊盡之於平壤。儒算中丸而死。承訓僅以身逃。是時朝鮮之精兵。多在咸鏡道。被清正阻絕而不能赴援。

清正聞二子在會寧府。馳赴之。遂拘二子。及其大臣黃赫金等。使人護送於鏡城。清正曰。我入胡地。一捷而耀武。亦足以報太閣。乃收其貨寶。至於兀良哈達於海濱。望高山於西南。韓人指曰。此富士岳也。清正自馬下而免胄拜之。謂其騎曰。我自拜辭太閣。日往西北。今望岳於西南。雲煙縹緲之間。我行之遼遠。亦可想也。

今據朝鮮之地圖考之。清正之戰地。深入會寧府兀良哈之地者。想在永興地方。今望此西南以爲富士岳。是未可信。

後竟還鏡城。韓人畏服清正之威武。呼之謂鬼上官。鬼上官之名。實震撼雞林八道。

李昭聞清正既略咸鏡。恐與行長併力而來伐。切告急於明廷。明主自得承訓之敗聞。舉朝震懼。危於出兵。舉越人沈惟敬。任游擊將軍以議和。惟敬爲人。慧

敏而有才。行長與義智等共會。惟敬於城北。信其言而不事進取。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亦從此議。明主更拜李如松李如梅任大將。而發大軍。行長在平壤。怒惟敬之愆期未來。令軍中將進遼東。適惟敬至。行長延入。密議於城中。十二月。李如松大軍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途。曰。和議已成。日本之兵撤平壤。約以大同江爲界。將軍兵不若無行。如松不懌。拘留之於營中。率軍急渡鴨綠江。二年正月。如松之別將來於順安。佯告我軍。謂和議如約。惟敬亦將至。行長悅。遣一將迎之。伏兵猝起。其將格鬪。走還平壤。告之行長。愕然而驚。遣小西如安詣如松。未幾。而如松之軍五萬。至於平壤。勢猛氣銳。威風凜凜。行長至此。始知爲其所賣。殊死戰。亡千六百人。孤軍抗大敵。衆寡懸絕。終不可支。乃夜收兵而渡江。赴龍山寨。黑田政長在白川得敗聞。引兵以迎行長。殿而至於國都。行長等議令大同江以南諸將急撤守來會。諸將皆聽其命。時小早川隆景在開城。獨不聽其令。曰。吾自航海。不期生還。拋命於戰場。固所願也。若敗死。不過喪一老翁耳。於國有何損害。願得勁敵而一戰。三成長盛等促之甚急。毛利秀包與

立原宗茂合兵二萬退。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明年，進入開城。明先鋒之將查
實受遇宗茂於礪石嶺。宗茂邀擊之，斬百餘人。

至翌日，如松統軍而來，兵凡十萬，旌旗如雲，氣勢甚盛。隆景奮曰：「此我展力之
積也。」勵衆邀戰之於碧蹄館，馳驟衝突如猛虎之於羣羊，愈戰愈力，明軍勢漸
不支，紛紛遁退，終敗績。如松自馬墜，我軍將獲之，會其別將來援，纔得脫身。隆
景奮躍競進，追亡至於臨津，斬馘無算，陷水溺死者亦頗多。如松走至坡州，退
入東坡。如松嘗以勇武自誇，至是一敗塗地，倉皇奔竄，不知計之所出，乃發使
於明，稱疾代將。

此役我軍之死者纔百餘人耳，衆無不服隆景之膽畧。

武家閑談云：碧蹄之役，黑田長政帥數騎訪隆景營。隆景曰：「吾命井栗山以
爲先鋒，恐不勝其任。卿幸爲吾指麾。」長政曰：「諾。」乃脫帽絮戴水牛角兜鍪，直
赴前隊。衆悅曰：「彼人爲我先，我必克矣。」其見倚仗如此。

又云：立花宗茂鎧馬朱殷，鞍繫雙首佩刀，曲不入鞘者數寸。隆景見而嘆曰：

壯哉。宗茂徐曰。何戰不壯。衆更嘉其不讓。然則碧蹄館之奇捷。長政及宗茂有功焉。

四崖集云。明將李如松之取平壤。大抵皆南軍之力。南軍斷江地方之兵。善用火器。勇銳無比。如松北人。以故痛抑南軍。懲瑟錄云。碧蹄之戰。如松皆北騎。竟以是敗。

第四 晉州之役

初。我諸將之棄平壤。退於國都。獨清政之軍。遠在咸鏡道。聲聞不通。明將宋應昌在遼東。以爲是可以詭計誑之。遣辯士憑仲纓於清正之陣。謂之曰。貴國無故伐我屬國朝鮮。天子震怒。發兵四十萬。克平壤。恢復京城。擒浮田秀家。悉逐其兵。然足下獨懸軍千里。據孤城。當大敵。抑爲誰耶。不若速返朝鮮。王子戢兵而退。不然。我大軍北下。直萃安邊。清正慨然謂之曰。清正奉國命。知戰而不知和。汝歸告之於明主。我兵惟慮無事。今貴國以大軍來伐。謹聽命。殲之。而後渡遼。破燕。奉大駕於我日本。而凱旋此清。正報國之秋也。仲纓知清正之志。懷然

不可奪。遂去。

時明韓之兵漸振。我軍少不利。秀家遣間使於清正報狀。而求來會。清正因赴國都。如松等因碧蹄之敗。氣大沮。退臨津。至此復入平壤。秀吉聞明軍大至朝鮮。使加藤光泰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重茲等赴援。三月。議進剿。攻晉州。新渡之七將當之。自此以前。國王李昭走義州。盡置重器於此。以精兵二萬守之。地險而城最堅。七將猛戰不能拔。爲彼所敗。已而晉州之敗報。達於行營。秀吉不悅。且憂在韓之諸將不相和。與家康利家相議。命毛利秀元行新軍。四月。李如松遣沈惟敬於我軍。見行長而申前議。約以七事。

右七條之約束。傳聞未悉。唯有四條。存於後世。一曰還俘。二曰割地。三曰入貢。四曰封冊。其餘皆秘而不得聞。

行長等不學無術。被支那人得意之詭辯所瞞着。以入貢爲隣交之禮。而許其和議。獨清正有見識。固執而卻其議。行長固與三奉行計議。使使馳於行營而報之。秀吉遂許和議。於是惟敬先求撤國都之兵以爲信。諸將從之。撤兵更相

殿而東。諸將皆至於慶尙道。聯營於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處。爲久屯之計。以待秀吉之命。

五月、明主遣其臣謝用梓、徐一貫及沈惟敬、謁秀吉於行營。以求定約。秀吉被騙於明。忻然許之。厚饗遣歸。使小西如安俱往。五月、秀吉遣黑田孝高、淺野長政於韓地蒞軍。今清正及諸將還王子大臣以下諸俘。且使屠晉州。歛兵而待和議之定。六月、諸將圍晉州。兵凡六萬。輝元秀家統率之。朝鮮之將金千鑑與守將徐禮元等。盡力拒之。清正造龜甲車薄之。穿城址。壞牆壁而先登。諸將見之。四面齊上。壘城將以下士卒數萬。夷城池。致禮元之首於行營。秀吉賞清正之功爲第一。

鈴錄云、晉州之捷。清正部將飯田先登。後語人曰。攻守之形。彼此異情。吾國相攻。若有登堞者。城從而潰。彼則不然。兵已登城。猶尙苦鬪。吾兵不知。有先登而死者。故吾登此城。攀堞大呼。待大衆踰壕而入。此吾之所以不死也。

第六章

朝鮮之再役

第一 和議之破裂及諸將之侵入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征。韓。諸。將。之。投。身。異。域。櫛。風。沐。雨。冒。礮。火。蹈。萬。死。顯。日。本。男。兒。之。膽。勇。爭。建。威。勳。者。於。茲。三。年。和。議。漸。成。將。士。皆。上。歸。途。然。此。和。議。乃。幻。中。之。幻。夢。全。陷。於。支。那。人。得。意。之。術。中。於。是。朝。鮮。之。役。再。起。當。是。時。明。主。神。宗。疑。和。議。之。敗。拘。如。安。於。遼。東。不。許。入。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疑。惟。敬。之。欺。我。會。諸。將。而。議。軍。事。奮。然。決。意。曰。吾。以。家。康。留。國。新。募。精。兵。三十。萬。左。右。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往。掃。蕩。朝。鮮。直。入。於。明。諸。將。疾。具。兵。仗。吾。算。已。定。當。時。神。色。甚。厲。淺。野。長。政。犯。顏。諫。之。秀。吉。大。怒。已。而。有。梅。北。者。叛。於。肥。後。秀。吉。因。有。所。悟。謝。長。政。而。罷。航。海。之。議。

八月。秀。吉。之。妃。淺。井。氏。生。男。秀。賴。秀。吉。大。喜。委。軍。政。於。家。康。及。利。家。遽。歸。大。坂。三。年。正。月。秀。吉。城。伏。見。讓。之。於。關。白。秀。次。以。大。坂。予。秀。賴。四。年。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焉。時。秀。次。驕。肆。無。度。殘。忍。好。殺。秀。吉。怒。遂。之。於。高。野。奏。削。其。

官。尋賜死。

慶長元年正月。行長歸。告和成。尋而我諸將皆留成於釜山而凱旋。自此以前。明主引見如安。作金印冕服。以李宗誠爲正使。以楊方爲副使。與如安共來。使惟敬先導之。惟敬謂二使曰。使事遷延。及於今日。我先往定禮節。乃從行長渡海。獻秀吉以蟒服地圖。及燕代之良馬三十匹。佞媚百態。彌縫千端。初惟敬首倡和議。望爲正使。及宗誠受命。意甚不平。此次至釜山。滯留踰年。宗誠乃紈袴子弟。性頗恇怯。久在異域。日夜憂懼。至此惟敬歸朝鮮。使人謂之曰。和將破。卿等若至日本。再不得歸矣。宗誠大恐。棄誥命乘夜而逃。明主聞宗誠逃遁。以方亨爲正使。以惟敬爲副使。惟敬說朝鮮。使遣使臣與俱。八月。二國之使臣。至於伏見。秀吉怒朝鮮之遣使者。責不許入見。命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入城。列侯重臣。皆坐於位。儀衛極莊重焉。使臣奉金印封冊。冕服。及諸衣冠數十具。膝行而進。行長爲掌客使。助畢禮。秀吉初以爲我威明。得爲王。蒙冕穿緋。使家康着彼之章服。正席而行禮。已而秀吉使僧承兌靈三永哲讀冊書。其文曰。

欽差經理朝鮮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咨爾秀吉。大明皇帝。因朝鮮王代爾請封。嘉爾恭順。不忍爾兩地相戕。用傷天和。乃遣使臣渡海。勅封爾秀吉爲日本王。爾得據有名號。雄長諸島。自宜銜戴皇恩。韜戈修德。以樂爾餘年。貽慶爾幼子。斯爲永圖。胡使爾甫歸。遽敢違制背盟。以朝鮮禮文爲辭。又復侵占釜山。機張之間乎。今朝鮮赴告。皇帝震怒。已遣譴使臣。更置兵部總督。別經畧經理。興問罪之師於海上。爾度爾之力。卽抗朝鮮。且勝負難必。若天朝視爾日本。卽爾六十六島中之一島耳。况爾已受王封。已爲臣屬。臣與君抗。天理不容。神明且殛之。去年。爾國地大動搖。此其兆也。尙不安靜祈福。而欲日尋干戈乎。爾已六十餘歲。壽命幾何。子未十齡。孤弱何恃。聞各島之酋。諸峴爾之際。爲復仇報怨之舉。爾不鎮兵綏衆。安妥衆情。乃使悍將擁兵於外。一旦諸島內變。蕭牆禍起。卽清正諸將。各思爲王。豈肯久居爾下。將來又豈居爾子之下。以理勢論之。爾不如速行罷兵。修好朝鮮。憑藉天朝之威靈。默消諸島之睥睨。其前所乞朝廷與爾處分者何事。可明白奏來。朝廷包

量乾坤。視爾與朝鮮。皆爲臣子。必無偏重。爾如不自悔禍。任爾以數十萬百萬壓朝鮮。在天朝仁恩拯溺。義必討逆。亦不遠勒大兵。但勒馬步十萬薄釜山。朝鮮之順。福浙水兵十萬。分兩道以艘船從南海。與秀吉見於烏沙蓋。且問山城君安在也。爾其慎思之。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吉日

讀至勅封爾秀吉爲日本王。秀吉勃然變色。怒髮上指。目皆盡裂。取册書寸裂之。拋冕服於地。大罵曰。我掌握日本。欲王則自王耳。何必待胡虜之封耶。然我王將奈天子何。睨視行長曰。豎子。敢誑我致此。千古無前之大辱。雖併汝與使者。斬之。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慄避坐。出文書數通。謝罪承兌等亦解救。而事纔止。然秀吉怒尙甚。命清正等逐二國之使臣。遂復命諸國徵兵十六萬。擢豐臣秀秋爲元帥。期以明年二月。盡會於那古耶。惟敬等猶疑其虛喝。視其大修戰艦。閱軍實。始驚而去。

秀吉以秀秋爲元帥。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爲副。以黑田孝高爲叅謀。再征朝

鮮。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二年正月，先鋒之將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越海。行長屯於釜山。清正攻梁山拔之。屯於西山浦。二月，秀秋以下諸將相繼而發。秀吉不敢出。置吏於那古耶。遙授方畧而掌運糧。

三月，我全軍悉渡。孝高因山海之勢築壘。列船艦爲根本之地。傳令先禁士卒之暴掠。時韓地荒廢糧無可出。我海軍亦未達。故諸將不欲輕進。誤事。唯聲言朝鮮若割地速獻三道。則班軍。以覘敵之動靜。朝鮮王李昭最懲前役。遽逃海州。告急於明。明主悟其和議之出於詐謀。歸罪於石星而奪其官。下之於獄。未幾瘦死。沈惟敬不知策之所出。明將况玠在遼東。聞惟敬之奔。捕誅之。講和之議遂絕。

八月，行長伏兵於出德島。而戰於絕影島。誘敵大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其將元均李億梅等。其別將裴禔縱火於閑山營。悉燔糧仗而走。行長乘勝長驅。縱橫奮迅。連陷南海順天。自豆恥津上陸。

清正之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於全羅。其布陣齊整。屹然如山。嶽之不可得而

撼諸城望見。膽破魂奪。皆曰鬼上官至。無不望風奔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黃石城。陷之。守將郭逵趙宋道等皆死之。敵軍之死傷無算。僵尸纍纍。互相枕藉。於是諸將相議分軍爲二。毛利秀元自密陽步騎凡五萬。爲行長先鋒。浮田秀家自雲津亦兵五萬。爲清正之先鋒。二道並進。氣勢强悍。併力鏖戰。入南原。圍之數重。疾攻拔之。守將楊天僅以身免。自我軍水陸西路之氣脉相通。全州以北。無不瓦解。諸將取糧於全州。議入國都。

初朝鮮之將李舜臣。元均並總水軍。舜臣頗有智勇。持重而不敢戰。元均以爲逗留失機。彈劾之。朝鮮王信之。下舜臣於獄。專任均。已而悔閑山之敗。至是復以舜臣爲水軍統制。使入全羅。舜臣素有名望。海道之民喜舜臣之至。遐邇歸心。兵氣稍振。舜臣軍於錦島。我水軍之副將管正陰。以二百舡而進。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來攻。我軍奮戰不利。正陰死之。舜臣因與明水軍之將軍於古今島。以扼我水軍。

第二 蔚山之戰

九月、秀元迫於國都。黑田長政亦爲先鋒。燒夷近隣。擊明解生於稷山。秀元亦至。合擊而却明軍。十一日、明將邢玠入於朝鮮。尋而楊鎬、麻貴等大軍連至。勢頗振。時清正大築蔚山。使其臣加藤清兵衛留監督之。而自往西山浦。築水路諸城。

楊鎬等知清正之不在。乘機急進。攻蔚山。淺野韋長率所部馳援之。清兵衛等捍禦最力。已而勢孤糧竭。城中大窘。告急於清正。清正聞之大驚。投袂決起。勒兵五百。各齎米鹽。駕舟疾奔。擊明之候船於江中。走之。遂突衝萬衆之中。入蔚山。鎬貴等曰。清正雖猛悍無比。然猶如檻虎而刺耳。遂雲集蟻屯。四面肉薄而環攻之。清正與行長堅守不出。投巨石大材。立殪數千人。敵軍皆披靡。計其不可遽取。乃休戰而絕我汲道。

唯見天氣嚴寒。凍雲漠漠。凜烈異常。孤軍陷於重圍。四方之聲息已絕。近隣之城寨將頽。彈雨如飛。炮烟迸突。屹立於中。轟然而不可拔者。蔚山之城也。清正堅忍而有智畧。驍悍而有膽量。以一身當萬軍。以孤城挫強敵。明軍雖日夜環

擊。而城墻不少墜。鎬貴等相計。燒營而退。以誘我。清正意氣自若。不少動。已而復合圍。時城中蓋藏盡罄。短褐不完。乃折矢裂將士皆啖壁嚼紙。屠馬以充飢。適霧氣冥濛。北風浙澀。雪花飛舞。漫天。士卒因此而有墜指者。勢甚危逼也。清正日嚴捍禦。勵將士。期與城共斃。其驍悍膽量。遙出於張巡之上。與近時之上將阿士曼侯相似焉。

是時黑田孝高在梁山。聞蔚山之急。馳使於釜山。使速出援兵。三年正月。豐臣秀秋等諸將。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而赴。小西行長自海上會之。皆援蔚山。鎬貴等聞我軍大至。遂大驚。乘夜解圍。倉皇竄遁。我軍勇氣百倍。馳驟衝突。而夾擊之。敵軍殆將爲蟲沙。明主得蔚山之敗聞。驚愕不已。會諸大臣議曰。此役苦心經營。盡北方之兵力。加以全韓之兵。期一戰必勝。然今如此。畢竟是經理之罪也。乃罷楊鎬。以萬世德代之。帥楚兵往助邢玠。

三月。秀吉賜手書於清正。賞蔚山之捷。且多餽糧食焉。

軍器溫知錄云。蔚山之戰。黑田長政戴水牛角兜鍪。與敵相搏。墜水中。纔露

角尖。俄提首級而出。見者歎服。

湖亭涉筆云。加藤清兵衛守蔚山。明兵來攻。城中禦戰。會肥後一僧在城。倉卒間使之裝火藥。兩手皆黑。飢不暇食。城兵以飯置掌上。就而食之。黑處隨飯脫去。痕迹瞭然。一時攻守之急。可想見也。

安西軍談云。諸將救蔚山。吉山廣家先衆跳盪。諸將繼之。遂破明兵。清正望見曰。揭二引兩馬標者爲誰。衆以廣家答。清正曰。其勇甚偉。其器不稱。乃以馬蘭徽識與之。

第三 新寨之役

秀吉自出征畧朝鮮之師六年。兵結不解。至此秀吉頗苦於外征之久。且氣少倦。乃遣使於朝鮮。諭諸將留秀秋。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黑田幸長等十餘將。餘皆罷歸。而其留者。釜山蔚山泗州順天四屯之兵。凡十萬。明軍六十餘萬。萬世德與邢玠議。以李如梅當義弘。以劉綎當行長。以麻貴當清正。使陳璘率水軍而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兩軍相持未戰。

五月、秀吉有疾。召見外師之罷還者而慰勞之。論其賞罰。八月、秀吉疾革將瞑。既而張目曰。我勿使十萬之兵爲海外之鬼。言畢。溘然而薨。時年六十有二。云。太閤記考異云。慶長三年。戊戌八月十八日薨去。死骸令束帶而入太壺。以朱誥之。厚棺槨而納之洛東阿彌陀峯。廟向於西。有百七代正親院賜豐國大明神之額。

秀吉作遺令。以前田利家護遺孤。使居於大坂。以德川家康居伏水。使秉大政。又召還外征之諸將。然後使發喪。九月、家康使德永壽昌至於釜山。密傳計於諸將。促振旅。長政三成亦至於那古耶。

是日、明軍來攻蔚山。清正宗茂夾擊大敗之。明軍不能禦而奔潰。時島津義弘與其子忠恆在新寨。明將茅國器聞島津氏與秀吉有宿仇。是可以間。作檄明秀吉之罪。使辨士動義弘之心。義弘毅然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常山之蛇。而望津其首也。擊其首則餘易制耳。率兵攻陷之。一元又分兵襲敵永春昆陽。悉以精銳渡江。

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之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一元已奪數壘。島津氏不敢出。意揚氣驕。進燒東陽倉。猛火焰焰。亘數十里。天色爲之赤。燭光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虞之。切止之。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屹然不動。城兵捷如風。銳如虎豹。出沒縱橫。意氣激揚。猛厲無前。明軍皆爲所潰亂。義弘躍然而出。目忠恒曰。可以戰矣。忠恒馳驟而起。直衝明軍。遂大與之戰。鎗砲之聲。殷殷然震眩山谷。彈丸密密如飄風之吹雨。明軍大敗。鮮血淋漓滿於途。伏屍纍纍而爲山。我軍不復窮追。因糧餉缺乏故也。此役也。義弘飽驕敵兵。乘其機而一出一入。恰如箭之離絃。衆志成城。羣力爲殲。終獲此奇捷。義弘之謀。豈不善哉。苟我軍不獲此奇捷。則十萬之甲兵。爲海外之鬼。亦未可測也。

義弘至於望津而還。已而聞赴至。諸將潛相告。稍稍治歸裝。敵兵謀之。始報之於明廷。明主大喜。舉朝拍掌相賀云。

邢玠茅國器等急傳檄。謀併全力以追躡我軍。而懲新寨之敗。逡巡不敢進。十

月、元帥秀秋先率釜山之軍還於對馬。清正義弘以次撤兵。時明之饒將劉綎圍順天。進敗行長之軍。清正義弘聞之。共赴以救行長。相率而退。明韓之兵以戰艦要之於海上。二將且戰且却。行長在後苦戰。義弘見其危。復返戰救之。至於加德島。敵懼不敢追躡。我軍悉達於對馬。十一月、秀秋與諸將皆振旅於那古耶。遂至伏見。謁秀秋。諸老慰勞之。使罷就國。

四年正月、家康與諸老共論外征諸將之功。以島津義弘父子之勳功絕倫。以公田之在薩摩者四萬石賜之。其餘清正及行長以下。各將賞賜有差。

碎玉話云。明諸將莫能當清正者。惟劉綎驍猛近清正。綎執鎗鐵大刀。重百二十斤。

平壤錄兵制。傳我刀劍之利。有吹毛斫鐵之語。全浙兵制。傳我鳥銃之妙。有石墻鐵壁。莫不洞透之語。

征韓之兵數。畧詳於我史乘。然戰馬器械之數。則未之傳。全浙兵制云。當時有戰馬五萬匹。大鋤五萬柄。斬刀十萬。長斧頭十萬。斫柴刀十萬。長刀五十

萬島銃三十萬。三尺長刀。人人在身。此恐係傳聞。未必得其實也。然其概畧亦可想見。

第七章

論征韓之役

豐公征韓之役。雖得其時。然不得其人。雖得其機。然不得其謀。以是使日本無前之快舉。徒歸於浪戰。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何以謂得其時。豐公已統一天下。弄羣雄於股掌之上。國內稍定。當其時。桓桓之猛鷲。糾糾之雄鷹。驍悍剛邁之士。無不思試雄飛。輝威武。征韓之一役。騁氣於海外。稱霸於東洋。可謂得其時。何以謂得其機。當時朝鮮疲弊。明國文武廢弛。加以內憂外患。一時並臻。斯亦絕好之機也。豐公征韓之役。已內得其時。外得其機。然而結局於浪戰者何耶。在不得其人耳。不得其謀耳。

(其一)不得其人。故不能奏大功。秀吉有用人識人任人之量。然至征韓之役。則實誤也。誤於不擇其將帥也。浮田秀家者何人耶。秀家固可爲智勇之將。然

果有統御羣雄之量乎。果有駕馭將士之畧乎。出兵海外。當明韓之大軍。與在日本屠鳥合之衆不同。秀家輩何能運遠算立雄畧耶。惟不諳遠算。不知雄畧。以此不能立一定之畧。出格形禁勢之道。以此不能據根本之地。出拊背扼吭之策也。

清正行長雄則雄矣。智則智矣。然雄於小戰耳。智於小戰耳。至於大戰則不雄。亦不智。故征韓之再役。一以未見雄大非凡之戰爭。一以無卓越非凡之大策略也。

(其二)不得其謀。則不達其大志。故欲遠征之大軍。必使其謀周緻而無所遺。然征韓之役。其謀疎而事多廢。將士專尙兵力而忘用政畧。任猛勇而不知收攬民心。諸將動則以糧餉不繼爲憂。抑徒取用於國。而不盡因糧於敵之手段耳。

行長初轉戰直搗遼東。稍稍近於知謀。然無謀之武進。被騙於支那人得意之巨螺的甘言。遂失平壤之要地。噫。何足言耶。其他諸將。或有碧蹄之捷。或有泗

川之捷。或有蔚山之捷。然無一關乎全局之勝敗者何耶。曰。在不得其謀。於中央亞細亞之野。察成吉思汗之所以建征畧。察鐵木兒之所以輝威動而來者。視豐公征韓之師。其優劣爲何如耶。

苟欲舉朝鮮。經畧支那四百州。雖豐公任親征之勞。蓄糧餉。盡精銳。加之運以機敏不測之政略。亦非容易之事業。矧豐公不出。以秀家爲元帥。輕發遠征。其不能奏大功。達大志。豈足怪哉。豈足怪哉。

豐公征韓之役。雖不過於浪戰。然浪戰亦足爲我國發光輝。亦足轟日本男兒之威。武於海外。昔漢武帝逞英邁之姿。一定進略主義。三擊匈奴。大震揚威武於中央亞細亞地方。迂儒小膽之輩。皆譏之以黷武窮邊。後世之儒者。以其言爲口實。獨楊子雲曰。

孝武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浪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

錢牧齋激賞此論。以爲知天下之大計。豐公之爲人。有肖於武帝之處。但其雄才大略。恐不能出其右。然至輝此役之雄威於絕域。顯日本男兒之膽氣於海外。亦欲追步於武帝。豈不快耶。

第八章

秀吉之逸事及雜聞

秀吉在日本。殆爲無比之英雄也。江村專齋老人雜話評之如左。曰、

謙信伸手而得五國。信玄伸手而得八國。信長伸手而得十九國半。若太閤則統一天下而有裕餘也。

秀吉之志。豈惟欲經略朝鮮八道。亦豈唯欲經略支那四百州。直欲經略歐州諸國。見於日本近教史者如左之記載焉。

殿下毫無聖教之感覺。却欲自爲神。且欲奪領歐羅巴諸國。以輝名聲。殿下固有爲支那之君主之望。因而先攻擊朝鮮。整頓最有威勢之海軍。以朝鮮之國。及周圍於太平洋海者。爲支那一部之小島。距日本纔二十里。殿下欲

先戡定朝鮮。然後管屬支那全州。關白殿下愈欲擴張大業。企圖使領菲律賓諸島之葡國人。認己爲君主而入貢。遂與葡國人開貿易。因而增益歲入焉。然殿下之欲望。不在較利益而在名譽。欲以勇略武功而仰爲神。極於非常尊榮。使萬國羣踏於足下。故贈菲律賓諸島之領主以驕慢之書。使仰己爲君主而臣事。其船撒從來之旗章。立我旗章而稱臣。每歲貢獻。若不從命。則島主及島民等悉屠戮之。此書之贈。約千五百九十一年也。

秀吉之志。在萬里之外。真正英雄之壯圖。非常人之所得而知。秀吉經略諸國。駕馭羣雄之術。最得其妙。西教史上言之如左。

關白殿下。勝敵及和敵時之處置。不如將軍信長之殺戮敵人。信長若掠奪一國。直害其國君長臣之命。有暴逆可厭之行。殿下不惟不害敵人之命。尙得平和生活。附與俸給。是使敵人悅服之方畧也。

第九章

秀吉之逸事及雜聞

秀吉嘗問前田毛利諸氏曰。假故右府率兵五千人。與蒲生氏一萬人相戰。卿等將何屬。諸將未有所對。秀吉曰。如吾則屬北軍耳。何則。使北軍得南軍之首五六級。其一者必氏鄉之首。使南軍得北軍之首。雖至千餘級。決不能見信長之首。真可謂知信長者。

秀吉與毛利氏相持之時。私買粟於敵地。衆皆悅其價高而爭糴。未幾明智氏之變起。毛利氏欲乘其弊。然以糧食缺乏。遂云講和。秀吉之用術亦巧矣哉。

秀吉巡視那古耶諸營之時。有一營扁曰。朧月夜。蓋取古人之歌詞。問其主。則此人號野間藤六。秀吉乃引古歌謂之曰。汝患無席耶。賜席及米。其風趣可愛如此。

秀吉征韓之役。諸將時憂兵器缺乏。使劍工國廣忠吉從軍。皆一時之良工也。明人曰。倭刀以古爲貴。近世新鑄之刀儘利也。稱謂國廣等之刀。

秀吉在鎮西時。嘗有船夜至。燈火星羅。鼓聲震天。秀遣人問之。乃池田輝政之士。爲中村運糧。秀吉壯之。命送糧於朝鮮。適諸將乏糧。中村由此被稱。秀吉性

好豪華。一時之風尚如此。

小早川隆景在開城。遣使於那古耶曰。願得援兵十萬。掃平明國。秀吉慨然曰。隆景固當然。因顧左右曰。吾老矣。功若不成而死。則卿等必奉秀次以成吾志。吾能化。錢龍。駕黑雲。蹴殺四百餘州之兵。吾聞昔人有嚼榴子以吐火者。忘其姓名。左右曰。此野神是也。秀吉曰。彼固非吾比。神異猶能然乎。聞者莫不吐舌。秀吉召還諸將。責清正曰。聞汝在朝鮮。稱爲豐臣氏。何其專耶。清正曰。明使來見。臣欲以此聳動外國耳。至於異日之譴責。固有不遑顧者。秀吉怒解。謂家康曰。清正幼時。我嘗置諸於膝上。故彼亦倣我。乃授名刀。賜爲豐臣氏。淺野行長守蔚山有功。時年二十二。秀吉稱之曰。諺所謂蒼生鷹者乎。蓋其父長政長於吏務。而短於武事。故秀吉出斯言也。

龍造寺政家之母。嘗遣使於那古耶獻羣雞。秀吉悅曰。雞林落吾手矣。厚賞之。秀吉嘗語人曰。天下孰能敵我。天下之智謀。亦孰能出我之上。

秀吉欲出征韓之師。有人謂之曰。宜以善漢文者相從。秀吉笑曰。我此行將使

彼用我文。意氣豈不豪哉。

大政所之寢病。秀吉禱於諸寺曰。若平愈則寄附數萬石。又伐朝鮮時。以大政所之憂慮而停渡海。嗚呼。英雄之士。孝愛之情。深矣哉。

秀吉因母氏訓督。固不尋常。而北廳亦助秀吉。多補益之處。常謂秀吉曰。願良人勿忘橐席瓦缸之時。

秀吉之書法。極有筆勢。其文發露真情。毫無修飾之態。最見其直率。秀吉性銳敏。敏於萬事。武野燭談云。

太閣萬事早速也。有時執筆忘醍醐之醍字。太閣以指書大字曰。汝不知耶。如此可書也。

第十章

名古耶城懷古

余嘗有名古耶城懷古之作。揭之於左。

英雄崛起。屬遊波古迹。寥寥空山河。前者既亡。繼者滅落日。荒烟恨。奈何想。

媒彌右衛門寡婦生二子

明院天正十八年正月十四日

三好武藏守

號二一好孫七郎

瑞龍院

秀次關白
男女公達位牌在瑞龍院

秀勝

號丹波少將

內室者淺井第三之女後號崇源院殿

為大納言秀利之養子
辰千代
十三歲而於猿澤池落水溺死

嫁九條殿
女子

昆州津島淺野彈正從兄弟

隆松寺貞庵道松文祿二年二月十八日卒

淺野文右衛門

父未詳但富有人

妹 同州住朝日村後稱朝日殿

木下肥後守

後稱木下法印太閤子舅

長成院

諱與淺野彈正妻

大閣正室 天瑞寺贈准三后從一位春岩桂公
大政所高臺院文錄九年七月廿二日薨

東山高臺寺旭雲院有位牌

歌人號立野少將或若狹少將
勝 俊法名長嘯

木下右衛門太夫

同宮內少輔

瑞雲院秀吉日註慶長七年十月十八日薨
金吾中納言秀秋

木下內記

右兩人於福島館死去

同外記

太閤正室太政所譜

太閤側室秀賴母儀譜

江州小谷城主
淺井備前守長政

信長妹後嫁柴田

內室

勝家生害時同死

柴田修理亮勝家

稱淀殿

女子

秀賴母儀

女子

嫁京極高次無子

女子

崇源院殿

嫁尾州左次與九郎無子嫁丹波少將秀勝女子一人參九條殿

秀賴 國松丸生害

內室 女子 實崇源院之娘秀賴生害之後成尼崇源院殿為介抱仰相州松之岡上人而法號稱天秀和尚正保三年比死去

此內室者 台德院殿御童御女名於君秀賴生害以後御輿入於本多中務少輔館號天壽院殿武州小石傳通院有御位牌御息女一人松平新太郎室

右此一帖以稻熊氏助右衛門也信長之弓大將其娘作者養母也作者之父者岡部伊豆元和七年迄存生具聞之云云之筆記改之今

令書寫者也 作者之曾祖母飯尾豐前守內室強力名譽其娘者嫁朝比奈駿河守

學臣秀吉

六十六

時中書局新書出版廣告

本局延聘通才編譯泰西藝文並設駐東編譯所於日本譯收東西各國新書陸續付印現已出版裝訂精美取價從廉局設滬南高昌廟桂墅里今將發行處及分售處列左

外埠分售處

- (粵垣)聖教書樓
- (豫省)大學堂朱教習處
- (蘇州)掃葉山房
- (杭州太平坊)德記
- (閩省)曹素功墨局
- (湖北)官書局
- (汴省)茹古山房
- (汴省)開明書店
- (北京)文明書局
- (保定)文明書局
- (四川成都)崇文書局
- (重慶)崇文書局

總發行所 (滬南高昌廟桂墅里) 時中書局

發行處 (四馬路) 古香閣 (滬城內) 掃葉山房

上海分售處

- 開明書店 格致書室
- 一新書局 廣學會
- 江左書林 著易堂
- 中西書室 醉六堂
- 支那書局 會文堂
- 廣益書室 啓文社
- 新昌書局 理文軒
- 通社 文瑞樓
- 新民譯印局 新中國
- 新民叢報支店 飛鴻閣
- 廣雅書局 緯文閣
- 商務書館 千頃堂

新書出版目錄提要

萬國政治制度

洋裝一厚冊 定價洋壹圓四角

是書凡十七編始平民政治次立憲政治次聯邦政治終專制政治詳著各國政略於政府主權平民法權相互之際尤三致意凡揣摩列國大勢者不可不讀

心界文明燈

洋裝壹冊 價洋五角五分

是書為心理學講義凡分十回本泰西學者之哲理推闡盡致與吾國先哲性理之說並行不悖至其引喻真切剖析精審洵足使人心界放一大光明

教授法通論

洋裝壹冊 價洋陸角

是書有特色數項一是我國教授法而非外國教授法二是國民教授法而非個人教授法三是活用教授法而非死教教授法洵教育界中獨一無二之善本

丈夫之本領

是書發明丈夫之真實本領其自主也即宏教任重之謂其獨行也即不淫不移不屈之謂意極警闡理極平正可以挽世之野蠻自由者

女子新世界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六分

是書為最新女學教科書日本三輪田女士著斟酌東西洋之女教諭婚姻保家交際等之道而歸其原於道德人種之強必胎原於女子讀此可為吾國二萬萬女子開一新世界

經 濟 綱 要 洋裝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於經濟之道提綱挈要推究本原凡西人之操奇計慮者無不根底於此我國人欲於生計求進步必於是書深考究庶幾生財有道利權可操

西 洋 歷 史 問 答 洋裝一冊 定價洋

是書於西洋歷史遞分上世中世近世最近世四級設為問答一切治亂興衰離合沿革無不影照竟委而譯者以清行之筆達之使讀者瞭如指掌凡有志西學者此為捷徑焉

教 育 制 度 洋裝一冊 定價洋捌角

是書論列教法其小學教育制度就近世文明諸國之制度斟酌吾國之情形而圖發之其師範教育制度就日本現行規模述之吾國教育家當取則焉

戰 餘 錄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五分

是書為民聲叢書之第一編其篇目有四曰擔夫記我民之備役於敵軍者也曰難民記遭兵而蒙難者曰士人記戰難外之人民曰起居記房屋道路車馬支那民族可恥可哀厥狀如繪吾同胞當自鏡焉

外 患 史 洋裝壹冊 價洋四角五分

外 患 史 洋裝壹冊 價洋四角五分

是書為國恥叢言之第一編正篇五曰交通曰貿易曰戰爭類事以便索引也曰俄羅斯曰耶蘇致其關係特重弱出
以查詳考也附篇二曰印度懷亡象也曰日本策與機也此書於二百年來國際之故悉語靈要可為近世外交史之
綱領

統計學

洋裝壹册 價洋壹圓

是書詳論國家及社會上各種事業之統計方法舉凡賦兵徵稅行政興業等類莫不精確密計復為之增補表校
正算式務使讀者易曉誠吾國學界中別開生面之書也

偵探談

洋裝壹册 價洋叁角陸分

是書闡述偵探之秘術譯者以最精之識力最銳之心思最醒之筆墨為之譯述而加以論評可使讀者觸發無限靈
機欲登新世界舞臺之中國少年不可不亟置一編

天文學

美國施梯爾撰充特修改吳縣葉青譯寶山袁希濤述是書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改定出版為泰西天文家考
驗最確撰述最新之書其所發明多前所未及亟取譯出以餉同志譯筆明顯雅達期於人人共曉插圖百幅尤為精
美誠學堂研究必備之書也

亞細亞傑

洋裝壹册 價洋柒角伍分

是書綜述成吉思汗豐臣秀吉帖木兒三傑之事實其崛起之巔末域外之武功以及軼事異聞
興起之一助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出版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者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時中書局編譯所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印刷者

時中書局活版所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發行者

時中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同

古香閣

上海城內彩衣街
北市提球場

同

掃葉山房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販賣所

開明書店

#2
644455

